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後學安化陶澍撰

宋李巽巖燾撰靖節新傳三卷、今其書已佚、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吳仁傑斗南年譜、蜀人張縯季長爲作辨證、今吳譜獨傳、而辨證僅見李公煥注中、先是王雪山質著紹陶錄、亦撰栗里年譜、陶南村載入輟耕錄、國朝新安吳東巖瞻泰撰陶詩彙注、以二譜並冠卷首、今按二譜各有發明、而攷覈之精、王不如吳、余於先生出處之際、嘗事搜討、偶有一孔

之見、竊倣季長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如右、王譜、元亮高風、發於晉宋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卽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避、而靈運爲武帝秉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谿、而御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吳譜、先生晉大司馬長沙郡侃公之曾孫、按梁昭明太子著先生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惟先生大節如此、故義熙初元去彭澤、未有著廷之命、亦不拜、時晉猶未禪也、先生雖晉臣、未嘗一食宋粟、然其卒在元嘉中、故晉書有本傳、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又皆有傳、後世因以先生爲宋人、隋經籍志稱宋聘士陶潛集、吳氏西齋錄、稱宋彭澤令陶潛集者誤也、今取晉故官表之篇端、從先生本志云、

澍按顏延之爲先生誄稱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隱示史筆、沈約撰宋書、收入隱逸傳、特著其恥事二姓之節、亦以表微、是在當時、何

嘗以先生爲宋人哉、惟顏誄直稱淵明、沈傳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蓋淵明其本名、後更名潛耳、說具元嘉三年下、

澍又按先生爲桓公曾孫、見於命子詩、而晉宋諸史皆無異辭、自元李公煥於贈長沙公詩序祖同大司馬、注云謂漢高帝時陶舍、李公煥雖以大司馬爲愍侯、然仍以先生爲桓公曾孫、觀命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可見、近時太原閻氏父子遂據其說、歷辨先生非桓公之裔、長洲何焯讀書記、嘉定錢大昕讀陶詩跋、力闢其誣妄、然不知誤始於公煥也、錢

之跋曰靖節爲桓公曾孫載於晉宋之書千
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閻詠乃據贈長
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辨其非
侃後且謂元亮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
名父子（詠爲百詩之子）說又新奇恐後來通人惑於
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
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愍侯舍丞相
青然後頌揚勳德即以祖考承之此士行爲
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
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永明

之世親見譜牒故於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閻乃云始於昭明誤讀命子詩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於屈身異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閻以訾昭明則是宋書亦未寓目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訾休文況傳本不誤乎其謬二也且使士行與元亮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述其勳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元亮千秋高士豈宜有此謝按如果

攀援貴族則司空溧陽宛陵康樂何以不並數其謬三也閻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同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閻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遁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萬無可改之

理。澍按右司馬乃愍侯始官。正與初入關時左司馬曹無傷等耳。其封則以中尉從擊燕代。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和元年改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綏不稱侯。亦當稱中尉。世未有稱人官爵。不從其後歷之尊。而從其始進之卑者。況子孫之於祖宗乎。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屬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似有罅隙可指。澍按延壽爲桓公元孫。先生爲曾孫總服非小功也。禮大夫絕想。大夫於旁親之服無總服。若依吳譜爲一壽之子則與先生直無服矣。故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猶今律言五服之外同凡論也。今以晉書考之。士行雖以功名終。而諸子不協。自相魚肉。再傳之後。視如路人。澍按諸子魚肉。亦出庾亮之誣。未可盡信。固其宜矣。昭穆猶言

兩世兩世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澍按贈長沙公詩殆因長沙公路過潯陽修理家廟而贈之詩故有允構斯堂之語以爲情誼已疏慨然寤歎未免以辭害意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爲同出於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疏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閻又云侃廬江人元亮潯陽人柴桑人其址貫不同致潯陽郡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於江南士行生於未分之前元亮生於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實同也澍按晉書地理志永興元年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

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閻氏以地理自詡而云址貫不同何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胄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也按辛楣此論反復以箴閻氏之失最爲明晰近時洪稚存作陶氏族譜序仍用閻說正辛楣所云新奇易惑也

又按晉書陶桓公傳有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先生傳云祖茂武昌太守江西通志引豫章書亦云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敬遠父名爵則史未載李公煥命

子詩注引陶茂麟家譜以先生祖名岱爲散騎員外父名逸爲姿城太守生五子又引趙泉山云靖節之父史軼其名惟見於茂麟家譜今按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不傳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後世陶氏望出丹陽晉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湛按丹見晉書侃母湛氏及朱伺傳吳揚武將軍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字士行娶十五妻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侃生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澤

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熙之生梁邵陵內史測。測生吏部尚書旻。旻生隋散騎常侍元安。元安生陳夔州都督尚書令金陵縣公琮。琮生唐韶州始興令處寂，滁江二州刺史銳。澍按資治通鑑銳於天寶中為大鴻臚似又是一人。賀州錄事參軍文楨。處寂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先期。先期生光庭。光庭生如莘及江州刺史祥。如莘生進金。進金生淮南威毅第二十將茂麟。茂麟生左中衛將軍若思。若思生左驍衛將軍鑑。公煥泉山所引，當即名世

此篇也。但徑以爲茂麟家譜。則似未然。今昌邑陶氏族譜有宋仁宗至和元年江州從事贊皇李慶孫舊序。茂麟孫鑑立石。其文曰。夫晉澍按此晉字疑當作陶。自東晉太尉陶公迄於今日。所謂本支百世也。太尉之傳備於晉史。又節史而爲錄。載於建康。有識皆知。今僅六百年。有孫曰鑑。仕聖朝爲左班殿直。公暇因出數紙示僕。僕覽焉。且見或中而斷。或尾而續。或行而闕。或字而破。雖羅蟲鼠潰蝕。然有可究其一二者。第一行則有潯陽二字。次行則鈌

其左只右有同字。鄧書則云望出丹陽侃祖父同始居焉。下云娶十五妻生二十。此下無字。不知二十者男耶。只曰太守以上梁天監二年而已。鄧書則云生二十三子。二子少亡。二十一子官至太守次行曰。歷臺省官六百一十八人。次行曰。今濤陽郡西北山下。迺吳朝太子舍人丹之墓。即侃之父也。次有九行。即大略唐朝以來名公紀頌祭弔之事。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南宋仕本州別駕。除武陵內史。次行曰。大府度支尚書大中正。鄧氏書則云。潛生族人熙之。宋度支尚書。次行

曰祖妣瑯琊王氏次行曰九代祖側鄧氏書作測梁朝本州別駕邵陵內史開國侯廣府都督食邑七百戶祖妣瑯琊王氏八代祖旻梁大同二年州辟主簿授望蔡縣主簿西臺承制授金部郎中開遠將軍左散騎常侍義安太守封重安縣開國侯食邑三百戶陳宣帝即位賜金紫光祿大夫度支吏部二尚書黃門侍郎祖妣清河張氏父崇本別駕七代祖元安隋朝州辟主簿除戶部員外郎遷左散騎常侍祖妣樂安任氏父爽左散騎常侍六代

祖琮唐武德二年州辟主簿補右門府步兵校尉初以隋之失馭擢琮為盟主上柱國開國公匡州刺史詔使王宏讓改本州別駕大中正夔州都督兼中書令儀同三司祖妣汝南周氏五代祖處寂唐韶州始興縣令祖妣安城劉氏叔祖銳左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叔祖文禎唐賀州錄事四代祖先期唐滕王府陪戎副尉三代祖光庭不仕精習五經祖如革考進金並不仕叔祖群唐進士及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屯田郎中唐僖宗乾符四年除

江州刺史遇寇盜起詔歸京留別手札一道

衣段巾冠等物留題五柳先生廟皆有祝餘

此上即斷簡之中所略載者所有前之九行

中云唐乾符四年遠孫江州刺史祥祭拜有

文唐顏魯公白太傅孔侍郎李中丞前後賢

達經過悉留詩榜自經兵燹放失不可復記

旣而有嗣孫茂麟爲江州左威毅裨將江南

紀年曰吳王楊溥太和五年九月五日列狀

訴節度使中書令楊公徹具述太尉墳墓乞

禁樵採幸中書令楊公判曰陶太尉聲光克

盛門族顯然冽彼子孫在明朝宜加委用顧
惟墳寢在藩室不爲保持何以敬前賢何以
勸後世餘云云自茂麟而後又幾代云云其
家藏數世詔書綸誥約十通有叔可大攜之
江南應進士舉沈湎於酒淪棄而不收一紙
且古語有之禮失求諸野又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太史公登龍門探禹穴網羅天下放
佚舊聞然後爲史記一百三十卷嵩山有落
簡之類皆古昔國史家譜圖事不守故俾聖
賢遑遑孜孜而探討之勤如此云云今直殿

陶君以僕從事於史氏之後遍會譜之以永

陶氏之世謹序今按此序即據茂麟所編錄

出自熙之以上世系剥落不全至其孫鑑已

無從稽考故序之如此疑以傳疑信以傳信

春秋夏五郭公之義也鑑既以序勒石則其

其譜即用乃祖剥落之本可知而鄧氏所云

祖岱散騎常侍父逸安城太守先生贈光祿

大夫生族人熙之似皆非鑑譜所有鄧氏書

成於紹興四年去鑑勒石時八十餘載其所

載生族人熙之等語亦似有脫落非全文豈

當日更有別本據以成書耶。

又按李公煥命子詩注謂先生父姿城太守生五子。鄧氏書謂先生生族人熙之舊序十行曰祖妣江夏孟氏五男。次行曰十代祖熙之。先生生母夫人孟氏。從弟敬遠母亦孟氏。皆孟嘉女。未知此孟氏是先生母。抑敬遠母也。熙之亦未知是孟氏下一代。抑二代。如係一代。即五男之一。或先生同母兄弟。或敬遠同母兄弟。如係二代。即五男中一男所生。或先生同母兄弟之子。或敬遠之子。敬遠同母

兄弟之子。俱未可定。要不得以爲先生子也。

先生子五人。儼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無名熙之者。茂麟系出熙之。似非先生嫡派矣。又婁城鄧作安城。考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婁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吳孫皓寶鼎二年分置。當以安城爲是。

又按安成舊屬長沙郡。今爲江西吉安府廬陵安福各境。府志載安福有陶淵明讀書臺。或幼隨父任讀書於此耶。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王譜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化縣楚城市是（澍按市當作鄉）父軼名命子詩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跡風雲賓茲慍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授世後裔稍涉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吳譜先生生於是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總論引祁寬曰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其冬解綬去職時四十一歲矣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是爲彖

文帝元嘉四年。南史及梁昭明傳不載壽年。晉書隱逸傳及顏延之誄皆云年六十三。以歴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今攷先生年六十三。始見於沈約宋書。昭明傳因之。晉書亦因之。惟文選載顏延之誄作春秋若干。此云昭明不載壽年顏誄年六十三。當是誤記顏誄爲蕭傳也。

又按李公煥注引張縯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丁卯考終

是得年七十六并記之按開歲倏五十當從湯東澗本作五日爲是若以先生爲生於壬子則集中是時向立年等句合之時事皆不可通近見餘姚黃璋宗羲之子著辨數則力主季長以生壬子爲是然既据飲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謂先生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不思詩固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是先生之止止於四十也若生壬子則二十九爲州祭酒歲當庚辰少日自解去中間州召主簿不就

並未仕也。何待歷十餘年至四十始賦止。且既止矣。何又歷十餘年至五十復出爲參軍乎。惟生乙丑。至彭澤解綬正四十一歲。

澍又按。宋書昭明傳皆云。先生尋陽柴桑人。而晉書不載。爲失之。今攷先生故居。舊說有三處。名勝志曰。君舊宅在柴桑山。晉史家於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明一統志曰。元亮故里在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元亮始家宜豐。後徙柴桑。暮年復歸故里。宜豐

今新昌也輿圖備考曰新昌義鈞鄉之七里山有元亮讀書室洗墨池藏書墩遺跡尚存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當作戊申）六月火遷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鄉也舊碑題晉陶靖節先生故里澍攷集中有移居詩及還舊居詩其首句曰疇昔家上京則江州志所說爲信當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後又還居上京也圖經謂始家宜豐未知所本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二歲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太和六年辛未 七歲

吳譜是年冬簡文卽位改元咸安

簡文帝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澍按先生祭從弟敬遠文曰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湯東磵注齠與齔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齔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

偏咎爲失怙也。按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家貧母老捧檄致親云云，則以偏咎爲失怙良是。惟齠乃髫之俗字。玉篇髫小兒髮。廣韻髫小兒髮，俗作齠，不與齔通。則先生失怙不定在八歲時。又按先生詩凡兩用偏字，此云偏咎，又有始室喪偏之語，葢妻之言齊，喪一則偏，具慶失一，故曰偏咎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　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王譜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曰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吳譜祭程氏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先生生於乙丑至是十有二歲丁母夫人孟氏憂夫人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大司馬侃外孫也事見集中孟府君傳吳瞻泰本無事見以下八字

澍按顏延之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似爲州祭酒以後母夫人尙在若十二歲即失母無

所爲田生毛子云云也延之與先生同時宜所審知及攷湯東礀注祭妹文以慈妣爲庶母於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注云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假還是冬母夫人孟氏卒于是積年之疑始釋然則慈妣早世者蓋程氏妹之生母而先生之庶母也又先生詩久游戀所生蓋謂母孟夫人故有凱風負我心之句即集中孟府君傳曰淵明先親君第四女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也乃吳王二譜並以江陵之喪爲丁太公憂豈知凱風念

母。則是父先母亡。故命子詩於皇仁考卽云嗟予寡陋瞻望弗及。若隆安五年太公始卒。則是年先生已三十七歲胡得云弗及乎。說者亦知難通。乃以顏誄之母老爲繼母。曾不思州辟之時太公果在。則當云親老子幼。烏得舍父而耑稱繼母乎。此云慈妣或是程氏妹生母。乃先生慈母。喪服傳慈母如母。斷非謂孟夫人也。

太元二年丁丑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太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太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王譜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嬌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原注亦柴桑

澍按此謂失妾非也湯東磵楚調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取翟氏据顏誄居無僕妾則湯說近是古人不當有未妻先妾之事況年僅弱冠耶吳斗南亦以此為悼亡而引杜元凱春秋傳注偏喪曰寡以釋偏義其實本詩明言始室古者男有室指妻而言若繼配則曰繼室妾則曰側室此云始室非元配而何又斗南以喪偏為三十歲事蓋以始室弱冠為偶句義亦可通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吳譜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弱冠逢世阻按晉紀及五行志太元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南康平地五尺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旱饑先生時年方冠連年旱饑饉故云

澍按是時秦兵入寇天下分裂所謂世阻固不止於旱潦饑饉也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二十七歲

吳譜有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集本作癸卯字之誤也。此詩首聯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則是此年方有事於田疇。故明年有投耒學仕之語。按本傳稱先生躬耕自資，亦在爲鎮軍參軍之前。以此知始踐南畝決非癸卯歲。集本誤明矣。

澍按先生躬耕自資，史敘於辭州主簿之後。而詩云投耒去學仕，是前此已躬耕矣。癸卯

懷古田舍乃曰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豈前此所謂躬耕不過隱於隴畝之辭實未嘗沾體塗足耶吳說不爲無見然徑以懷古田舍詩系於辛卯謂此年方有事於田疇則似不免於滯躬耕本無年可紀也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吳譜是歲爲江州祭酒未幾辭歸州復以主簿召不就飲酒詩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又云是時向立年蓋先生以二十九歲始出仕蓋

癸巳歲也本傳云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此飲酒詩下句所謂拂衣歸田里者也

澍按湯東磵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亦云癸巳爲州祭酒以飲酒詩是時向立年推之則東磵斗南之說爲然也王景文不能定其爲何年但云當在壬辰癸巳之閒然攷飲酒詩云亭亭復一紀自癸巳數至乙巳適一紀於年爲合

太元十九年甲午 三十歲

王譜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爲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澍按景文之意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先生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劉坦之履曰一去三十年三當作踰或在十字下何燕泉孟春曰太元十八年靖節起爲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飮酒詩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蓋奠

譜亦以歸園田詩爲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景文引本傳不堪吏職少日乃解歸二語夫少日亦不得云久在樊籠均未審也

吳譜是年先生三十矣有悼亡之戚故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云始室喪其偏禮三十曰壯有室左傳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氏杜注偏喪曰寡先生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他人尙爾況共父之人哉先生益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則繼室實翟氏

澍按先生長子儼蓋前妻所生餘或翟出故疏言雖不同生若份佚同歲以顏謝居無僕妾證之當是孿生耳

太元二十一年乙未　三十一歲

澍按湯東磵於先生還舊居詩注引趙泉山曰自乙未佐鎮軍幕迄今六載又辛丑赴江陵詩閒居三十載注云是年詩節年三十七中閒除癸巳爲州祭酒乙未至庚子參鎮軍事三十載家居矣是皆以先生爲鎮軍參軍在乙未歲景文斗南則以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詩作於庚子歲然不題庚子於此詩之首而題於規林阻風詩首以乙巳爲建威參軍題例之知曲阿詩非作於庚子始爲參軍亦不在庚子也說具後

太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澍按始作鎮軍參軍當在是年說具後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王譜。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遷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疎。

澍按。先生垂髫失怙。何得此時有父在柴桑。詩云久游戀所生。如果庚子始作參軍。此詩作於庚子五月。亦不得云久游。說見後。

吳譜始作鎮軍參軍有經曲阿詩曲阿今丹陽縣也本傳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事按晉官制鎮軍建威皆將軍官各置屬掾非兼官也以詩題攷之先生葢於此年作鎮軍參軍（按當在己亥吳氏所攷爲差一耳）至乙巳歲作建威參軍史從省文耳文選經曲阿詩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按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行鎮軍將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從裕辟者善注引用非是此年五月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云一欣侍溫顏則先生就辟

至是乃挈家居京師故還舊居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葛文康云先生阻風規林詩落句云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是歲春秋三十六明年夜行塗口詩云投冠旋舊廬不爲好爵縈卒踐其言自彭澤歸優游里巷者二十二年

澍按挈家京師一語誤甚先生未嘗有居京師之事上京乃山名非上都也說具後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王譜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

陽。今歲七月還江陵。有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留潯陽踰年。當是子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鎭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吳譜。有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文選此詩遙遙至西荆。李善注云。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爲西也。今集本作南荆者。非。葉少蘊左丞云。

淵明隆安庚子從都還明年赴假還江陵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桓元襲殺殷仲堪即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豈嘗仕於元耶傳云爲鎭軍參軍按劉裕以大亨三年逐桓元行鎭軍將軍事豈又嘗仕於裕耶桓元劉裕之際而淵明皆或從仕世多以爲疑此非知淵明之深者無論實爲元裕否淵明在隆安之前天下未有大故且不肯仕自庚子至乙巳正君臣易位人道反覆之時淵明乃肯出仕乎蓋潯陽上流用武之地元與裕所常交戰出入往

來者也淵明知自足以全節而不傷生故迫之
仕則仕不以輕犯其鋒棄之歸則歸不以終屈
其已豈區區一節之士可以窺其間哉自去彭
澤劉裕大業以成天下亦少定遂不復出後十
四年召爲著作佐郎則淵明可以終辭矣仁傑
按先生爲鎭軍非從劉裕已具去歲譜中至仕
於江陵則又有不然者先生以庚子歲作鎭軍
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疇
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
既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

江陵。使先生果仕於元。不應居京師。設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故先生答龐參軍序云。龐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凡言京都。皆指建業。則先生未嘗居江陵明甚。其祭程氏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以先生阻風詩推之。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則先生蓋有兄弟至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者。蓋先生兄弟在京師。而女弟居江陵。豈先生親闈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耶。先生以七月還江陵。而祭妹文有

蕭蕭冬月之語。則居憂在是歲之冬。
澍按。王譜以赴江陵爲赴官。葉少蘊以安帝
隆安三年桓元襲殺荆州刺史殷仲堪卽代
其任疑赴江陵爲嘗仕元。又以劉裕大亨三
年逐桓元行鎭軍將軍。疑作鎭軍參軍爲嘗
仕裕。吳譜謂裕元興元年爲建威將軍三年
行鎭軍將軍與此前後歲月不合。先生亦豈
從裕辟者。證葉之誤。并規李善文選注以鎭
軍爲劉裕之失。其說當矣。抑猶未盡。按先生
歷仕之蹟。初爲州祭酒自解歸。繼召主簿不

就既乃爲鎮軍參軍又爲建威參軍終於彭澤令賦歸去來未嘗更爲別官其始作鎮軍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庚子有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詩則作參軍在庚子前可知題曰經曲阿曲阿今丹陽縣則鎮軍之爲何人開府何地亦可推尋而得攷晉宋二書晉孝武帝安帝宋武帝本紀王恭劉牢之桓元等傳太元十五年庚寅二月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安帝隆安二年戊戌

七月。王恭舉兵以討王愉司馬尙之兄弟爲辭。九月。車騎將軍劉牢之背恭歸朝廷。使子敬宣擊敗恭。恭死。遂代恭爲都督鎭京口。三年己亥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以劉裕參府軍事。四年庚子十一月。以前將軍劉牢之爲鎭北將軍。五年辛丑五月。孫恩寇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元興元年壬寅正月。桓元舉兵犯京師。三月。牢之降於元。元以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自縊而死。桓元從

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三年甲辰二月。劉裕舉義兵討元。元司徒王謐推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假節鎮石頭。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劉牢之子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義熙元年乙巳三月。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十月旋鎮丹徒。東晉各鎮雖皆握兵柄。尤以北府爲盛。其鎮在京口。先生始作鎮軍參軍詩題曰經曲阿。鎮軍在京口。故曲

阿有必經也自太元十五年庚寅至隆安二年戊戌九月鎮京口者爲王恭趙泉山湯東磵謂先生以乙未作參軍則仕於恭者四年自戊戌十年至元興元年壬寅三月鎮京口者爲劉牢之王景文吳斗南謂先生以庚子作參軍則仕於牢之者二年要其參牢之軍固有年可紀也若桓元未舉兵之前鎮在夏口先生如參元軍不得途經曲阿若謂至江陵爲仕元則題固云赴假還江陵集韻假休沐也應劭漢官儀五日一假休沐晉書王尼

傳護軍與尼長假豈得反以假還爲趨職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覲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至劉裕則辛丑方爲牢之參軍甲辰始行鎭軍將軍先生以辛丑冬月居憂甲辰服闋次年乙巳三月有爲建威參軍使都詩蓋因居憂潯陽値敬宣以建威將軍刺江州鎭潯陽先生舊參牢之軍與敬宣世好故敬宣卽辟參其軍若裕甲辰行鎭軍時鎭石頭至乙巳十月始旋鎭丹徒先生正在彭澤賦歸去來矣何得

有參裕軍事也惟東晉爲鎮軍將軍者郗愔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孝武帝太元元年春正月以領軍將軍郗愔爲鎮軍大將軍六年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謝藹之討平之自愔後無以鎮軍爲號者故李善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辟公參其軍事以鎮軍爲裕遂以臆謂公參其軍選注辟公參其軍事非晉書原文也文獻通考劉裕起兵討桓元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卽因李善之誤注而沿其謬攷晉書百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鎮衛軍王恭劉牢之皆爲前將軍正鎮衛軍卽省文曰鎮軍亦奚不

可先生贈龐參軍詩序曰龐爲衛軍參軍其時衛將軍王宏省文曰衛軍即其例矣吳斗南謂先生豈肯從裕辟者裕之辟否無可攷若先生未參裕軍取詩與史互勘自明惟裕爲牢之參軍先生亦爲牢之參軍澍按晉書王恭傳恭爲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據此則牢之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葢時忌也又別有參軍劉襲張暢之牢之傳欲據江北以拒元集衆大議參軍劉襲不可又會稽王道子傳元顯迴入宣陽門劉牢之參軍劉暢之率衆擊之晉制將

軍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爲六人先生與裕同僚則有之耳

又按王恭自隆安元年丁酉四月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二年戊戌又舉兵爲劉牢之所敗誅死牢之因代其任先生若是乙未卽參恭軍豈容數年之間見恭包藏禍心而不拂衣告去乃因循濡忍坐觀恭之舉兵以至於死卽非從亂不亦有昧知幾乎況恭死由牢之恭敗卽轉仕牢之揆諸故吏之義亦有媿於欒布之哭彭越矣是則泉山東㵎以

先生參軍在乙未歲者。未嘗細攷。先生所參誰軍。與鎮軍之爲何人也。今爲反復推尋。先生始作參軍。實在己亥。鎮軍實爲牢之。澍又按通鑑元興元年三月。劉牢之遣敬宣詣桓元降。元入京師。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私告劉裕。裕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朝野人情已去。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回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回京口。牢之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死。按牢之此時已進號前將軍。而裕以其必敗。故仍呼爲鎮北耳。蓋戊戌九月恭死而牢之代其任。開府京口。即在此時。先生還舊居詩曰。六載去還歸。曰今日始復來。明

乙巳以前去來靡定從甲辰逆數至己亥正六載而始作參軍詩編於庚子之前亦可知爲己亥惟己亥佐牢之軍庚子五月假還辛丑七月再還至甲辰又爲建威參軍去而歸歸而還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己亥十一月孫恩陷會稽牢之率衆東討先生飲酒詩曰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正追賦其嘗從軍討恩馳驅海隅事也足爲先生參牢之軍之明證特先生無汗馬功故史但載劉裕從行不及先生耳其時牢

之威名甚盛幕府正可藉以進身非先生所欲庚子五月卽乞假歸省故曰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正追賦其乞假事也葢牢之末路不終先生早已窺見其微自辛丑假還繼以居憂去職久矣不能相累所謂見幾之哲非歟統計先生參軍不及三載注家以爲六年誤也又按吳譜謂先生未嘗居江陵據祭妹文女弟在江陵疑親闗過女先生因省親赴之親以疾留江陵遂不起故祭妹文有蕭蕭冬月之語於情事亦近但玩詩中如何舍

此去遙遙至西荆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等語似因奉使宵征不見有特爲省親乞假之意與規林詩之欣侍温顏喜見友于者不類嘗通攷先生出處前後始參鎭軍就辟京口故有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詩鎭軍在京口故經曲阿庚子五月請假回里途必由建康故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懷所生而念友于遂留潯陽踰年故明年辛丑正月有游斜川詩疑旋入都免假至七月有江陵之役自都往江陵必由潯陽故有赴假還江陵詩而

王事靡盬，只可便道乞假，不能久留，故其辭意與國風小雅行役告勞相似，攷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進圍建康，中外戒嚴，時桓元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即奉詔止元之役耶，李善文選注引江國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五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五里至塗口，今武昌府之嘉魚蒲圻二縣，皆晉沙陽縣地，嘉魚縣北尙有沙陽故城遺址，以里計之，塗口當在九江府上

元字疑衍

流八九十里桓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疑即此塗口也王鳴盛謂塗中當作滁即今滁州恐未是桓元不臣久著先生若是使彼固宜其詞之有憾矣然亦未有以見為必然姑識所疑如此近日陽湖惲子居元据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此詩卽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元方兼領荊江二州刺史駐南郡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云云不知先生此時方參鎮軍及服闋復參建威軍皆在辭主簿之後有本傳及詩題歲月可攷若此時方辭主簿則為參軍又在何

年邪且既辭主簿稱疾不就則正宜家居不起乃反千里詣府天下有如是之稱疾辭官者邪至吳譜力辨先生未嘗參佐桓元惲氏反謂其誣先生佐桓元而著論以非之則是未見吳氏原書近於道聽塗說矣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吳譜桓元舉兵犯京師政自己出改元大亨是年先生居憂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王譜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嘗

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亦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澍按先生未嘗有挈眷居京師事其庚子從都還阻風規林詩曰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是眷屬皆在舊居明證規林地今無攷詩曰凱風負我心戢枻守窮湖高莽渺無界夏木獨森疎誰言客舟遠近瞻百里餘延目識南嶺空歎將焉如則去舊居不過百里窮湖無界疑即彭蠡官

亭南嶺疑即采菊東籬悠然所見之南山矣若眷屬已在京師何歸而有待溫顏見友于之喜若謂至京師者妻子留舊居者母與兄弟則舍老親而以妻子自隨尤非情事且先生爲參軍未久庚子五月從都還辛丑正月有斜川之游七月赴假還江陵即以是冬居憂壬寅癸卯皆在憂中王譜旣以從都還爲還潯陽游斜川爲留潯陽踰年則固知舊居之在潯陽矣又以癸卯懷古田舍之作爲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溢城夫

在官則遲迴於故里居憂反留戀於京師揆之人情殊爲不近況平疇良苗卽事多欣乃田家實景卽寢跡衡門邈與世絕亦豈在京師語耶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則謂在都亦嘗是處野總緣誤以還舊居詩之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上京爲上都謂先生六載居京師不知上京非上都也

又按懷古田舍古人文簡語倒當是于田舍中懷古也觀詩中稱顏子丈人先師可見王氏似以舊居爲古則於文爲不辭

吳譜先生服闋閒居有飲酒詩二十首內一篇上云是時向立年下云亭亭復一紀又別篇云行行向不惑是年三十九矣十二月桓元篡晉改元永始是月先生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又飲酒詩稱夷叔在西山且嘗從黃綺皆有激而云

澍按是年癸卯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元自稱大將軍八月又自號相國楚王十一月壬午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壬辰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帝

蒙塵于尋陽
澍按行行句斗南謂飲酒詩作於是歲較王
說爲是葢飲酒詩作於秋月明年先生爲建
威參軍非閒居矣況明年桓元出奔乘輿已
反正亦不應復有夷叔西山等語也又詩中
悠然見南山攷南山卽指廬阜證以拂衣歸
田里句及與父老問答語決非在都可知葢
見景文之誤
元興三年甲辰四十歲
王譜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僶俛四十年

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爲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吳譜先生四十歲有榮木及連雨獨飲詩是歲桓元伏誅晉帝反正於江陵未幾桓振反

澍按甲辰是年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斬桓修于京口桓宏於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桓元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壬戌桓元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鎭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未桓元逼帝西上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何無忌等大破賊將桓元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劉毅破元於崢嶸洲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帝居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元于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江陵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王譜君年四十一有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郎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罹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舊居詩曰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里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爲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録尙書澍按劉將軍未知所指何人若劉裕則是年三月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州諸軍事至四年正月甲辰始以車騎將軍爲揚州刺史録尙書事也

澍按義熙元年乙巳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已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於江津宗之次紀南爲賊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破之乘輿反正帝與瑯琊王幸道規舟戊戌下詔獎鎭軍將軍

裕大赦改元義熙又案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即此當湖之濱一峰最秀東西雲山煙水數百里浩淼縈帶皆列凡席前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拹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濕又吳師

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
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
惟答龎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王景文
吳斗南均誤舊居之上京爲京師故有挈妻
子入都父留柴桑諸臆說辨見前
又按歸去來辭序曰家叔以余貧苦家叔當
即孟府君傳所謂叔父太常夔也太平御覽
引俗說曰陶夔爲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
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于坐作
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

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又魏書司馬氏傳曰德宗復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於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沒死者十餘人當亦即此陶夔惟太常與尚書應是前後所歷官不同耳

吳譜三月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天子乃還京師是年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建威軍事從討逆纂於江陵有使都經

錢谿詩。葢自江陵以使事如建業。尋歸潯陽。有還舊居詩。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有歸去來辭。並序。顏延之爲先生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幼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按先生十二歲失所恃。今延之言其母老。葢繼母也。韓子蒼舍人云。以淵明傳及詩攷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凡爲吏者六歲。故云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尚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何也仁傑以歸去來序攷之不言由參軍爲彭澤葢自使都之後去官還潯陽其云六載去還葢在京師居者六年已而歸潯陽舊居故有還舊居詩既歸而耕植不給于是有弦歌之意所謂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是也東坡先生言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古今賢之貴其眞也先生自庚子歲作鎭軍參軍至辛丑秋居憂癸卯外除值桓氏亂閒居彌年此年春方在建威府未幾復辭去

雖六載居京其實爲吏之日少子蒼疑其遽有不給之歎顧第弗深攷又以鎭軍爲建威亦誤也先生之去彭澤也不知者以爲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其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也乃若先生之意則有在矣方是時劉寄奴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先生見幾而作耳其誨顏延之曰獨正者危至方則礙然則先生之不欲爲苟去豈非得明哲保身之道也哉此條吳瞻泰本誤連上年甲辰未幾桓振反下今從汲古閣本系於是耳

澍按吳瞻泰曰年譜是年劉懷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辟公參軍攷宋書懷肅傳其年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説惟晉書劉牢之傳云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鎭尋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則公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年譜失考今按斗南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爲江州刺史先生實參懷肅軍事從討逆黨於江陵葢據晉書義熙元年乙巳三月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

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先生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將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東巖謂懷肅爲輔國將軍無建威之說誤也惟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江州刺史則敬宣以建威將軍爲之鎮尋陽已先在甲辰三月先生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且素參牢之軍事敬宣爲牢之子與先生世好其特辟先生有由也斗南謂先生從討江陵亦與題云使都相戾使都何

能從討乎東嚴又以乙巳年事繫於甲辰亦誤今從汲古閣本改列於此

澍又按是年乙巳正月帝在江陵改元義熙二月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玡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於東堂五月桓元故將桓亮符宏刁預

寇湘州守將擊走之

澍按通鑑元興三年甲辰三月劉裕等復京師桓元挾帝西上劉敬宣來歸以爲晉陵太守四月元兄子歆引氐帥入寇敬宣與諸葛長民等共破之劉裕以長民都督淮北諸軍鎭山陽以敬宣爲江州刺史五月劉毅等遇元于崢嶸洲大敗之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元挾帝單舸走江陵元旋爲益州都護馮遷所殺傳首大桁

閏月桓振復陷江陵何無忌等進擊大敗退
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又曰劉敬宣在
尋陽聚糧繕船無忌等雖敗賴以復振元兄
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劉
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復自尋陽西上十二月
劉毅等進克巴陵義熙元年正月諸軍至馬
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桓謙留馮該守江陵
毅等擊破之入江陵振逃於溳川劉懷肅追
斬馮該於石頭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
于江陵甲午帝至建康是月桓振襲江陵建

威將軍劉懷肅引兵與振戰于沙橋敬宣遣將助之臨陣斬振復取江陵又曰初劉毅嘗爲敬宣寧朔將軍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先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豫建義闢已授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官乃召爲宣城內史四月劉裕旋鎭京口

澍按桓亮符宏寇湘州安帝本紀但言守將擊走之未言何人按劉敬宣傳破桓歆于芍

陂。遷建威將軍鎭尋陽。又破桓亮符宏於湘中。安帝反正。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軍與臧熹西伐。入自白帝。所向皆克云云。則是湘中守將乃敬宣也。敬宣自義熙元年五月破桓亮等。三年八月以冠軍將軍持節監征蜀諸事也。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後學安化陶　澍撰

義熙元年丙午　四十二歲

吳譜有歸園田居詩五首其詩蓋自彭澤歸明年所作也首篇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按太元癸卯按卯當作巳先生爲州祭酒至乙巳去彭澤而歸纔歲星一周不應云三十年當作一去十三年此詩今本有六首韓子蒼云陳述古本止五首俗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東坡亦因其誤和之按江淹

擬先生田居詩見文選

澍按韓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爲末篇云斗南割取不甚明晰但亦不知子蒼所所見何本行役詩已逸尚存也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王譜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所所謂服制再周

吳譜晉史本傳云義熙三年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按先生自序去縣以乙巳歲實元年此史

誄也。五月有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王譜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澍按李公煥陶集注云先生舊居居于柴桑縣之柴桑里至是屬回祿之變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按徙居年歲李氏不知何據

吳譜六月有遇火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

王譜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吳譜有九日詩

澍按是歲宋公滅燕九月加太尉韓範曰裕起布衣滅桓復晉今伐燕所向皆克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遂降于裕張卲稱裕曰主公命世人傑知此時宋公不臣之節已形先生詩中哀蟬叢雁及念之心焦等句蓋亦有爲而言與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王譜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吳譜九月有西田穫早稻詩

澍按是歲海寇自始興東下進泊淮口江州豫章兩郡爲盧循等出入抄掠之地使先生尚爲彭澤令豈止折腰之煩哉故詩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干又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蓋是歲宋武受黃鉞詩中所云皆非無故之呻吟也

又按蓮社高賢傳同隱劉遺民卒於是歲則集中酬劉柴桑兩詩當作於是歲前又祭從弟敬遠文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疑卽是歲穫

稻時也。

義熙七年辛亥四十七歲

王譜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閒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吳譜有與殷晉安別詩其序云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太尉參軍移家東下作此以贈按宋武帝紀此年改授太尉又按殷景仁傳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則所謂殷晉安卽景仁也先生方辟世而景仁乃就辟故其詩

云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文云與言在玆春
則此詩在春月作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
澍按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詩題下原注云景
仁名鐵攷劉湛傳湛黨劉敬文父成詣殷景
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
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仁曰
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撫棺哭曰君生平重
殷鐵今以此爲報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凡
列姓名罕兼其字茍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
裴子野宋略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敘殷

鐵則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鐵後或以字行耳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吳譜有雜詩十一 按當作十二 首有句云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又有示周掾祖謝詩周掾名續之隱廬山與先生及劉遺民號潯陽三隱者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詔之也事見蕭德施所

著先生傳按南史檀韶從征廣固及討盧循有

功後拜江州刺史征廣固在義熙五年討盧循

在六年則韶爲江州當在此年以後

澍按是歲先生年四十八詩言五十吳譜繫

於是年誤也檀韶爲江州在義熙十二年秋

說具後又與子儼疏李公煥引趙泉山說答

龐參軍詩在四十八歲不知何據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吳譜有與子儼等疏云告儼俟份佚佟吾年過

五十云云南史本傳載此文末云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今按命子詩是初得子儼時作，與疏不合。惟責子詩有五男兒，然儼時方年十六，俟年十四，份佚皆年十三，佟八歲耳。先生悼亡在壯歲，而前夫人有所出，則責子詩當是四十後所作，亦非與子儼等疏時也。東坡云：淵明臨終疏告儼等。今按疏稱年過五十，而先生享年六十有三，則此文又非屬纊時語。疏云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則是因多病早衰之故，預作治命耳。此後十三年先生方物故，自祭文及擬挽歌辭乃絕筆也。

澍按先生是年四十九斗南以與子儼疏繫於是年誤又斗南謂前夫人有所出儼爲長子必前夫人出也先生悼亡在壯歲計得儼必在三十以前命子詩曰於皇仁考必太公已前沒故稱仁考江陵罹罰在辛丑歲先生年已三十七王吳二譜謂丁外艱則得儼時太公尚在詎有預稱爲考考者耶

義熙十年甲寅五十歲

王譜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澍按先生雜詩有奈何五十年句李公煥注云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及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祕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

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晩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潛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詘按梁僧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豉酒米汁及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爲之不暇卹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於何庸

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事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回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爲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賓遊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

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考
李伯時蓮社圖。李元宗紀之。見標一時之風
致云。澍按。先生與遠公往還無歲月可攷。而
劉程之誓願文則作於是年七月。遠公亦旋
以十二年八月示寂。姑依李注附次於此。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王譜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
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
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
詳。

澍按吳譜以疏作於癸丑固非王譜繫於是年恐亦未然李公煥於與子儼等疏引趙泉山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五十當作三十乃追敘少壯之時盖靖節從此十年間自潯陽至建康返又赴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于歸去來曰心憚遠遊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澍謂與子儼疏當在宋受禪後必非作於甫過五十之時

疏末曰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若五十一歲尚在義熙年間宜云今之操行人不當謂晉時也年過五十以事蹟攷之趙氏追敘之說亦長

義熙十二年丙辰五十二歲

王譜君年五十二有下潠田舍穫詩云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穨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吳譜八月有於下潠田舍穫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云僶俛六九年其年先生五十四時顏延之爲江州刺史劉柳後軍功曹在

潯陽與先生情欵以周續之傳攷之柳以是年到官云

澍按六九年一本作五十年若以爲五十四則當繫於後年戊午是年先生方五十二自壬子至丙辰吳譜每早二年誤也劉柳爲江州刺史晉書柳本傳不紀年月攷宋書孟懷玉傳懷玉義熙十一年卒于江州之任晉書安帝紀義熙十二年六月新除尚書令劉柳卒南史劉湛傳父柳卒于江州是柳爲江州實踵懷玉之後以義熙十一年到官十二年

除尚書令未去江州而卒延之來潯陽與先生情款當在此兩年也又按南史周續之傳曰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柳卒在六月宋武北伐事在八月其薦續之當在前南史周傳誤敘於北討後也北討時檀韶爲江州刺史通鑑安帝紀十二年八月丁巳劉裕伐秦發建康青州刺史檀祇自廣陵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祇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

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云云則柳卒之後繼爲江州者韶本傳稱韶延續之及祖謝等城北校書當在是兩年間先生示周掾祖謝詩亦當作於其時至後年戊午則王宏爲江州矣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吳譜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故有句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與飲酒詩且當

從黃綺同意當桓劉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

澍按錢大昕養新録曰史稱朱齡石以右將軍領雍州而先生詩序云左軍小異攷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巳遷左將軍左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常居右上朱鎭雍州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爲右則此云左軍者爲可信按册府元龜亦引朱以左將軍鎭雍州作右必傳寫之訛

又按湯東磵以飲酒詩作於是歲恐未是說

具飲酒詩注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王譜。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僶俛六九年。召爲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公爲相國。

吳譜。詔除著作郎。稱疾不就。見南史本傳。

澍按。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亦不必定其十四年。顏誄蕭傳皆作著作郎。

又按。何孟春於歲暮和張常侍詩注引劉坦之曰。晉史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亦

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按張常侍疑即本傳所稱鄉親張野也。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據此，則以其嘗徵散騎常侍，故稱張常侍也。野入廬山依遠公，有遠法師塔銘序文。見廬山記及劉孝標世說注。又隋書經籍志有張野集十卷，藝文類聚引張野廬山記，今並不傳。蓮社傳，野卒於義熙十四年。詩意亦似哀輓之詩，蓋既傷國步之將更，復感窮交

之永逝也但野既死不當云和攷蓮社傳又有張詮野之族子亦徵散騎常侍不就入廬山事遠公宋景平元年卒或此常侍詮也豈詮有輓野之詩而先生和之耶

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譜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爲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邀之卽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閑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靡至當是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

年。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詎死。未嘗他
適。獨暫爲休元入州。
吳譜。是歲王宏爲江州刺史。本傳云。宏欲識淵
明而不能致。令人候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
龐通之等先齎酒具於半道栗里間。淵明有脚
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便忻然共飲。宏
乃出與相聞。要之還州。
澍按。休元王宏字。宋書義熙十四年。王宏遷
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斗南云是歲誤也。宏領
江州最久。至宋文帝元嘉三年。始以司徒中

書徵入朝代其任者爲檀道濟前此謀廢營陽暫詣建康雖加勲爵仍領江州在尋陽幾九年景文云六載亦誤暫爲休元入州者據本傳宏要先生還州也然集中又有王撫軍座送客詩撫軍即休元事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則入州亦不止一事

又按先生有答龎參軍四言及五言詩又有怨詩楚調示龎主簿遵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欲識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故人龎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

答龐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鄉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參軍邪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按吳說以龐遵即龐通之是也晉書云周旋人龐遵等或有酒要之又云王宏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要之明是一人古人之文上下名字互稱者甚多如裴子野宋略上書桓元下稱敬道劉知幾史通所謂姓名兼字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是也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即此

麗主簿遵矣至疑使江陵之麗參軍即主簿遵則似未然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尚淺故曰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而於主簿遵則爲怨詩楚調示之歷敘生平備訴艱苦至以鍾期相望視參軍交情有淺深之别矣此可即兩詩對勘而得也時衛軍將軍王宏鎮潯陽宋文帝方爲宜都王以荆州刺史鎭江陵參軍奉宏命使江陵又奉宜都之命使都故曰大藩有

命作使上京。非宜都不得稱大藩也。四言五言。疑皆營陽王景平元年所作。五言是參軍奉使之時。先賦詩爲別。先生作此以答。四言則參軍自江陵回使建康。先生又作詩以贈也。蓋王宏兄弟王曇首王華皆爲宜都參佐。後皆以定策功貴顯。營陽之廢。王宏亦至建康與謀。時衆欲立豫州。而徐羨之以宜都有符瑞。宜承大統。此必王宏兄弟先使參軍往來京都與徐傅等深布誠欵。故江陵符瑞得聞於中朝。特其事秘外人莫知。故史不載耳。

其後文帝討徐傅謝三人之罪而宏獨蒙顯寵卽有故矣觀四言末章云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卽辰以保爾躬此必先生陰察參軍使都當有異圖故以愼終保躬勗之且序稱龎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詩言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其私交之跡詗國之情具見蓋詩而史矣此詩當作於營陽王景平元年景平元年卽文帝元嘉元年宏進號車騎大將軍衛軍別授謝晦附識於此以俟好古君子審焉

又按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陶元亮九日無

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宏送酒也即使就酌醉而後歸史傳但記送酒無白衣人事附錄於此

元熙二年庚申 五十六歲○是年宋武帝踐阼改元永初

王譜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爲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韶爲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頳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奚況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

桑詩云挈杖還西盧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
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養南疇又云慨然知已
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盧移南村有移居詩
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爲遺民之徒尋還西盧度
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
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
嘗爲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爲猶續之嘗命爲
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爲
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

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鏸幘于劉，厚過

子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

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深淺，是歲

宋武帝踐阼。

澍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

楚元王之後，妙善莊老，旁通百氏，少孤，事母

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

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

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

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

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周續之等同來廬山遠公曰諸君之來豈思淨土之游乎程之乃鐫石爲誓文（文見廬山記）義熙六年卒年五十九豫章書作澄之又攷世說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劉驎之一字遺民驎之卽桃花源記中南陽劉子驥晉書有傳是遺民之號不獨程之二劉孰曾爲柴桑令無攷未審先生所酬是程之抑子驥也隋書經籍志有柴桑令劉

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老子元譜一卷

吳譜夏六月晉禪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讀史

述九章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一章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二章述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當是革命時作近世有校集本者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謂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攷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皆晉安帝時作中有乙巳歲三月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解印綬去後十六

年庚申晉禪宋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寗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仁傑按沈約宋書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嘗攷集中諸文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者如桃花源詩序云晉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維晉義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詩序在宋永

初二年作則但稱辛酉歲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則但稱歲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誣矣然其祭從弟敬遠文在義熙中亦止云歲在辛亥要之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槩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論其所著文章不專爲詩而發而五臣輒更之曰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此所以啟後世之誤也詳味先生出處大節當桓靈寶僭竊位號與劉氏創業之後未嘗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見於詩文者多矣東坡云讀

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年、吾猶識其意也、韓子蒼亦曰、余反復述酒詩、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澍按、晉標年號、宋題甲子、著於沈約宋書、自僧思悅始爲異論、最易惑人、其實非也、說詳

第三卷首近時吳騫拜經樓詩話謂蜡日詩作於是歲與述酒篇同意今攷魏晉之閒俗有賀蜡先生詩不知所謂未敢強解吳說恐未必然六月宋降五公封爵長沙公降封醴陵縣侯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吳譜有游斜川詩并序別本作辛丑者非是先生是年五十七然詩云開歲倏五十或疑是辛亥歲作是年四十九故言開歲倏五十猶言來歲云爾按馮衍顯志賦云開歲發春則非謂來歲明矣馬永卿云廬山東林舊本作倏五日與

序所謂正月五日相應宜以爲正東坡和此篇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歲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

澍按五十當從舊本作五日不必改丑爲酉爲亥是歲宋酖弒零陵王湯東磵以述酒詩爲此而作說詳卷三述酒詩注

又按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注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宋書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

西陽太守。被徵還。謝瞻爲豫章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三人於此賦詩敍別。是必徐元要靖節與席餞行。故文選載入瞻卽席賦別詩首章。紀坐間四人。澍按。今文選瞻序僅紀三人。無先生名字。豈宋本有之。今本奪去邪。通鑑永初二年。謝瞻爲豫章太守。則此詩決當作於是歲。明年則瞻死矣。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九歲

王譜。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爲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錢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

並懽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假伊好之恰接簷鄰舍當是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爲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誄參傳略見

澍按顏出爲始安太守當從通鑑在元嘉元年此系景平元年誤也宋書顏本傳少帝立出爲始安太守又曰延之之郡道經汨羅潭爲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今攷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宋五年景平二年實元嘉元年也蓋景文未攷顏文又誤會書少帝立之句系

不知文帝以景平二年八月卽位始改爲元嘉元年自八月以前仍爲景平二年延之出守時少帝猶未廢宋書本不誤也

又按劉柳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一十二兩年延之爲柳後軍功曹其來柴桑卽在此時其去當因柳卒也說詳義熙十二年丙辰下王意顏來在不詣劉穆之時誤延之不詣穆之在作後軍功曹前

營陽王景平二年甲子 六十歲

吳譜八月文帝卽位改元元嘉文選顏延之爲

先生誄李善注引何法盛中興晉書曰延之爲始安郡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南史本傳亦云每過潛必酣飲致醉刺史王宏欲要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按延之道過湘州祭屈原文云有宋五年知以是年之郡此條吳瞻泰本系於永初三年壬戌下汲古閣本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癸亥下皆誤斗南既據史八月文帝即位改元元嘉又據祭屈原文有宋五年其不系於壬戌癸亥明矣今正

文帝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吳譜贈長沙公詩其序云余于長沙公爲族祖

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詩。按陶侃傳，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以壬辰咸和七年薨。按桓公薨于咸和九年六月乙卯，此云七年，從晉書誤也。晉書公本傳云年七十六，又周訪傳云訪少公一歲，訪卒于大興三年，年六十一，以此推之，咸和九年公乃七十六耳。且咸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方進公爲大將軍，公上表固辭，今表亦載晉書本傳，則七年之誤不辨可知。溫公通鑑以公薨紀于咸和九年。世子夏襲爵，及送侃喪還，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卒，子綽之嗣，綽

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攷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邪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集本序文良是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史雖不著夏卒之歲月然其卒在庾亮前亮沒以歲庚子實咸康六年距興寧乙丑歲猶二十五年時先生未生也夏

固不與先生同時。又按禮經，高祖之昆弟六世以外，然後親屬竭，故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蓋同祖爲從父，同曾祖爲從祖，同高祖爲族祖，使保諸子而在，乃先生祖之昆弟，服屬近矣，安得云昭穆既遠，當曰從祖，亦不得云族祖也。至若延壽之子，則保之六世孫，與先生同高祖，先生視之爲族孫，故以族祖自居。其詩有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又有禮服既悠之語，蓋昭穆至是差遠，然至以爲路人，則長沙公於宗族之義亦薄矣，故又云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觀此則俗本

所改序文果非。

澍按，吳以贈長沙公詩作於是歲，不知何據。楊時偉云，長沙公於余爲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馬一句，題中族祖二字乃後人誤序文之句讀，因而妄增也。餘具前及卷一詩注。

又按李公煥引西蜀張縯辨證，謂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意在規斗南之失。其實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即謂稱長沙公爲仍從晉爵可也。惟吳以序文余於長沙公爲

族祖族叔二字連讀謂題當作族孫不如作衍文爲安

又按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六月詔曰晉氏封爵旋隨運改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即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元之祀是長沙公降爲醴陵侯晉書陶侃傳謂宋受禪延壽降封爲吳昌侯

者誤也。吳譜亦沿其誤。又王伯厚小學紺珠

謂宋改晉封爵。獨留五公以奉導安嶠侃元

之祀。以五公爲宋置。尤誤。

元嘉三年丙寅六十二歲

王譜。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爲江州。時抱羸疾多

瘠餒。往候。饋以粱肉。不受。

吳譜。是歲五月。檀道濟爲江州刺史。本傳稱道

濟往候先生。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

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

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然本傳載此在為鎮軍參軍之前以道濟傳攷其歲月知史誤也葉左丞云陶淵明晉書南史皆有傳梁蕭統亦有傳嘗以統傳及顏延之所作誄參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統傳而更其名字統傳云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南史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淵明名元亮至晉書直言潛字元亮統去淵明最近宜得其實既兩見則淵明蓋嘗自更其名字所謂或云潛字淵明者前所行也淵明字元亮者後所更也統承其後故書淵明為正

而謂潛爲或說意淵明自別於晉宋之間而微見其意歟顏延之作誄以潯陽陶淵明稱之此欲以其名見也延之與淵明同時且相善不應有誤可以知其爲後名與統合不然或謹其名自嘗稱元亮何以追言其舊字乎仁傑按石林謂先生更名自別於晉宋之間得其微意矣至謂潛與淵明爲前所行淵明與元亮爲後所更以集與本傳攷之則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淵明見於集中者三其名潛見於本傳者一集載孟府君傳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又按蕭統

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先生對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孟傳不著歲月祭妹文晉義熙三年所作據此卽先生在晉名淵明可見也此年對道濟實宋元嘉則先生至是蓋更名潛矣山谷懷陶令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蓋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此則承南史之誤耳延之作先生誄云有晉聘士陶淵明旣以先生爲晉臣則用其舊名宜矣延之與先生厚善著其爲晉聘士又書其在晉之名豈亦因是欲見

先生之意邪蕭統不悟其旨乃以淵明爲本名而以潛爲或說傳中載對道濟之語則又云潛自相牴牾其實先生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在宋則更名潛而仍其舊字謂其以名爲字者初無明據殆非也本傳當書曰陶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如此爲得其實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諱故云

澍按何孟春陶集注引晁氏曰陶淵明一名潛蕭統云淵明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

自稱淵明當從之張縯曰梁昭明太子傳稱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顏延之誄亦云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以統及延之所書則淵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嘉於先生爲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親義必以名自見豈得自稱字哉統與延之所書可信不疑晉史謂潛字元亮南史謂潛字淵明皆非也先生於義熙中祭程氏妹亦稱淵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賢年譜云在晉名淵

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
矣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王譜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曰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生平好談歸盡蕭統以爲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屢紆深心形贈影荅

神釋本趣略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旣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吳譜將復召命會先生卒有自祭文及擬挽歌辭祭文云律中無射挽歌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其卒當在九月顏延之誄云疾惟痁疾視化如歸則是以痁疾卒也又云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又紀其遺占之言曰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贈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自

祭文亦曰省恥宋臣儉笑王孫又有不封不植之語嗚呼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藥劑不禱祀至自爲祭文挽歌與夫遺占之言從容閒暇如此則先生平生所養從可知矣顔延之取謚法寛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合二字之美謚焉

澍按朱子綱目於元嘉四年特書晉徵士陶潛卒書法曰潛卒於宋書晉何潛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綱目獨書之是故晉亡潛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張承業心乎

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按稱先生曰晉徵士不繫宋綱目亦本顏延之誄最合春秋之義

又按先生墓在德化縣楚城鄉之面陽山東距星子縣二十五里葢廬山之西南麓也明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求得之置田以奉其祀至今代有祀生見江西通志

同治丁卯春收此本於揚城庚午仲冬於淮南書局重裝讀一過郘亭眲叟